



禪
海
塔
燈

陳健民瑜伽士 著

曲肱齋全集第13冊

網頁版

曲肱齋全集

曲肱齋全集
陳健民題



網頁版

曲肱齋全集

陳師弟子

鈺堂

敬題



作者陳健民瑜伽士



陳上師在柏克萊關房佛壇留影

陳上師講《淨土五經會通》第 41 次時留影





下·陳上師在灣區捷運車站分贈佛書
上·陳上師在尸林超幽





下·陳上師講經之神采
上·陳上師在香港放生三船共計六萬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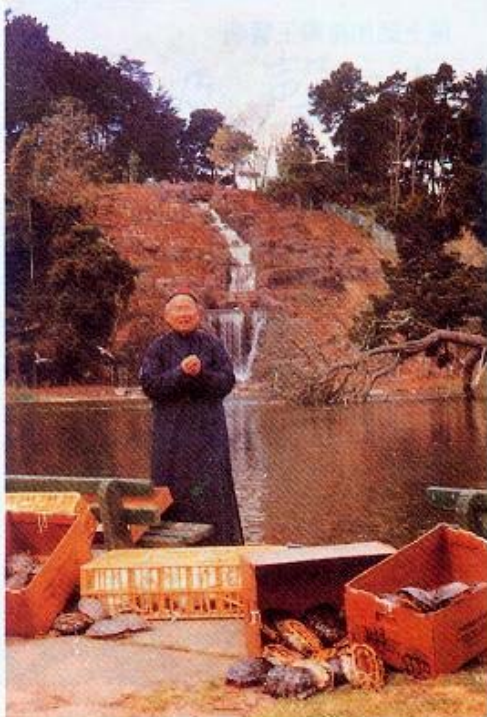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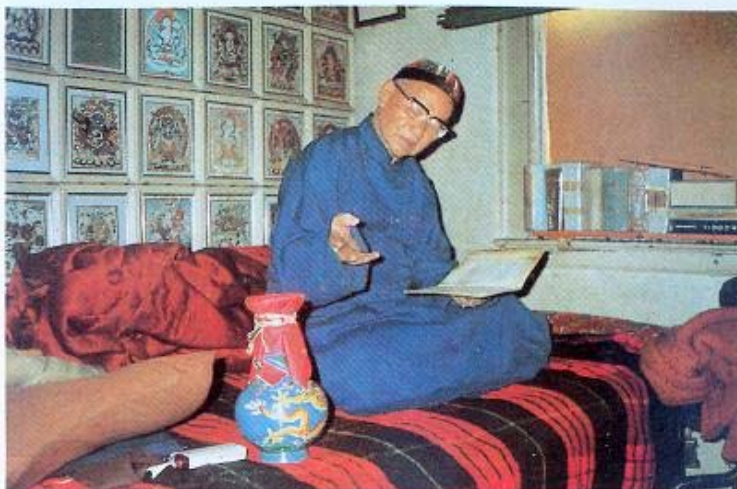
下·陳上師修三身煥瓦法趨爾
上·陳上師主持火供（七十年代）





下·陳上師在舊金山金門公園放生
上·陳上師主持火供（八十年代）





陳上師加持龍王寶瓶

陳上師在龍宮海邊打坐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本人 陳健民，出生於湖南安縣，現為美國公民，居住於加州阿拉巴達郡柏克萊市，謹此聲明此為本人之最後遺囑。

- 一、以往所有遺囑皆作廢。
- 二、本人所有著作及書籍均專賣品供衆，但足價收成本出售或通亦可。所有本人著作及出版皆應事先徵得林鈺堂居士之同意。
- 三、本人上所有銀行存款，於付項房租、區費費、火葬費、牙科費及完稅後，分別贈於如下。
 1. 總金額之一半由在湖南之親屬 陳相叔、陳公輝、陳公耀、及潘雲明四人之間均等平分。
 2. 餘額之一半捐贈普聖王如來尊像，俟做下列所述。
 - (a) 其中四分之一充公台灣金山五輪塔上建醮基金。
 - (b) 其餘四分之一充做本人骨灰塔之建築基金。此塔應建於台灣金山五輪塔之近側，但不需移動五輪塔本身。
- 四、其餘所有產業，包括 佛像、佛書及法器等，皆贈於林鈺堂居士，俾做下列所述：
 1. 所有佛像集中一處，供大眾禮拜。
 2. 所有本人收藏之佛書集中一處，任大眾閱讀。
- 五、本遺囑所涉繼承之任何親人皆不得繼承本人之產業。

本遺囑之執行手續委任林鈺堂居士且免其報酬保證。林鈺堂居士得自行決定執行之方式及細節。若有未盡事宜亦委林鈺堂居士全權處理之。

陳健民

立遺囑人，陳健民 簽名 Chien Ming Chen

住址：2108 Shattuck Ave. Apt 4
Berkeley, Ca. 94704

見証人：黃百勛
Juan Bulnes

簽名：黃百勛 Juan Bulnes

住址：2000 Colony St. #5
Mountain View, Ca. 94093

見証人：黃明德 簽名：黃明德

住址：35779 Quail Run Rd
Fremont, Ca. 94536

簽名：黃明德

見証人：關志 簽名：關志
住址：4743 Wild Meadow Ranch
Santa Rosa, Ca. 95405

簽名：關志

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

最後遺囑及聲明



象祖世盛

右語作者定中林亮所現

丁酉上之 張祥恆書



密禪
二宗歷代祖師鴻恩

謹以此書聊酬

沐恩法嗣陳健民頂禮謹志



眞之祖馬

恭謝

馬祖

干卿何事偏勞神

卓爾光題字跡新

鹽醬早經親檢點

佇看踏殺世間人

弟子陳健民薰沐敬題

禪海塔燈

相片

陳上師遺囑

開場白

第一章 賸話先說

第一節 痛念無常

第二節 徹底出離

第一目 離俗

第二目 離欲

第三目 離他力

第四目 離言句

第五目 離知見解會

第六目 離戒定慧修持

第七目 離境身意識心

第二章 塔燈初層——入處

第一節 本層（入處）開示及公案選

55 54 52 48 45 41 38 35 34 33 30 30 23

第二節	本層（入處）悟道因緣例選	70
第三節	同案別層選	71
第一目	本層（入處）西來意案	72
第二目	本層（入處）家風案	73
第三目	本層（入處）牧牛案	74
第四目	本層（入處）拂子案	76
第五目	本層（入處）看經案	76
第六目	本層（入處）送書案	77
第七目	本層（入處）心案	77
第八目	本層（入處）身案	79
第九目	本層（入處）境案	80
第十目	本層（入處）設齋還來否案	81
第三章	塔燈二層——出處	83
第一節	本層（出處）開示及公案選	83
第二節	本層（出處）悟道因緣例選	108
第三節	同案別層選	109
第一目	本層（出處）西來意案	109
第二目	本層（出處）家風案	111

第三目	本層（出處）	牧牛案	112
第四目	本層（出處）	拂子案	112
第五目	本層（出處）	看經案	113
第六目	本層（出處）	送書案	114
第七目	本層（出處）	心案	114
第八目	本層（出處）	身案	115
第九目	本層（出處）	境案	115
第十目	本層（出處）	設齋還來否案	117
第四章	塔燈三層——用處		117
第一節	本層（用處）	開示及公案選	119
第二節	本層（用處）	悟道因緣例選	145
第三節	同案別層選		146
第一目	本層（用處）	西來意案	146
第二目	本層（用處）	家風案	149
第三目	本層（用處）	牧牛案	150
第四目	本層（用處）	拂子案	152
第五目	本層（用處）	看經案	153
第六目	本層（用處）	送書案	155

第七目	本層（用處）	心案	157
第八目	本層（用處）	身案	158
第九目	本層（用處）	境案	159
第十目	本層（用處）	設齋還來否案	159
第五章	塔燈四層——了處		161
第一節	本層（了處）	開示及公案選	162
第二節	同案別層選		172
第一目	本層（了處）	西來意案——缺	172
第二目	本層（了處）	家風案	172
第三目	本層（了處）	牧牛案——缺	173
第四目	本層（了處）	拂子案	173
第五目	本層（了處）	看經案——缺	173
第六目	本層（了處）	送書案——缺	174
第七目	本層（了處）	心案	174
第八目	本層（了處）	身案	174
第九目	本層（了處）	境案	175
第十目	本層（了處）	設齋還來否案	175
第六章	同案別層之總結（附檢查表）		177

第七章	一案多層選	179
第八章	禪病	184
第一節	瑯琊五病	184
第二節	曹山四禁	184
第三節	曹山三墮	185
第四節	雲門四病	185
第五節	《御選語錄》所載某禪師三病	186
第九章	禪功證量	187
第一節	就公案中語句言所現證量	188
第二節	就傳承中懸記及師資關係言所現證量	189
第三節	就脫死象徵言所現證量	190
第十章	平實商量	192
附錄		
參禪捷徑	英著·陳健民上師·漢譯·隱名居士	210

開場白

誰教你開卷？你欠少箇甚麼？未開卷前早與三十棒。設使早自承當，遇著便嘔，放你一喝，免聾三月；直饒提起禪案，會卻涅槃後句，畢竟事未在，三十棒自領去。

雖然如此，自古以來，棒喝下固然成全多少，也早已逃避多少；飄流到今，也須讓他得箇入處始得！狷者固然；狂者于今更多，不可不救！者是本書叨絮一場的動機。

本人慚愧，佛門鬼混二、三十年，閉關時已占十五年，毫無證德可以貢獻讀者。所認識的是些佛門通病：淨土通病在乎苟簡，我爲此有造《破苟簡論》的計畫；密宗通病在乎冒濫，我爲此曾造《密宗灌頂論》，經香港李世華居士捐資印行；禪宗通病在乎狂妄，我爲此便寫成一部書。現在我將著書寫作經過，介紹於後：

禪宗黃金時代在唐朝，一花五葉，枝枝挺秀。無論是臨濟玄要也好，

洞山君臣也好，滄仰體用也好，雲門三關也好，法眼六相也好，都以小乘出離爲基礎。那時教下研究《四含》者尙多，禪匠大都在開悟之後三十年、四十年住山不下，所以成就大德甚多。元、明以後，雖也有中峯、楚石、紫柏、憨山、天童、玉琳等大德，然而或兼教下，或雜西方，已屬強弩之末；而狂妄之徒，冒充菩薩，戴著假面具，都做了過江名士，《北山》笑柄。既無證德，徒逞口頭。昔日巖處穴居，於今茶樓酒館；昔日尊崇《四含》，於今喝斥《三藏》；昔日真智不露，於今狂慧彌彰。所以成德者稀，而造罪者眾。要對治此病，則有提倡出離，揭槩證量之必要，本書即依此宗旨而作。

自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後，接著有李遵勳之《天聖廣燈錄》，釋維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之《聯燈會要》，釋正受《嘉泰普燈錄》。其後宋釋普濟取此五燈，刪削冗繁，彙爲《五燈會元》，明費隱、通容等共撰《五燈嚴統》，匡正前五燈之訛謬，使法統不紊。如上七書，都以

師徒傳統爲經，而以各師之公案爲緯。一師之下，公案雜陳，無有倫次。今欲標榜證量，此種通常編製，則不適用。所以本書別創新格，以答案所表證量爲經，而以各師公案爲緯；不論其爲何時代、何系統、何家、何宗，都要受證量深淺之標準而選擇分列。我依據證量標準，喜歡將他排在先一點，他就先了；將他排在後一點，他就後了。全書所選公案，莫說一定是古人的現成；於今聽我編列，也莫說一定是我的註腳。

在祖師的作風，素來不談證量、神通、果位、地、道，而其實所謂教外別傳，無異是說在義理的言教之外，別傳證量的身教。雖然不說，其聲如雷，古人也曾如此讚美過。因爲古德不說，所以證量隱諱不明。記得六祖問南嶽讓禪師：「還假修證也無？」讓答曰：「染污即不得；修證則不無。」六祖雖只肯他染污不得，對於修證不無，也不否準。後世狂妄之徒，便乘機亂喊。所以如今有標榜證量，以救治狂妄之必要。關於古人證量之抉擇，有所謂初關、重關、末後牢關之說。清圓明居士對此三關解析，

則曰：「識得七尺不過四大，徹底澄清，一絲不挂爲初關；破本參後，乃知山還山、水還水，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己，色空無礙，得大自在，爲透重關；家即途，照即寂，體斯用斯，無明執著自然消落，爲踏破未後牢關。」黃肅方居士則曰：「大死一回爲初關，證見本來爲二關，洞明法相爲三關。」我認爲者些解析，全係教下之物，與公案無關。

公案所表證量，不應該依教下決定，當依公案本身決定。我在十餘年前，參禪看案時，發現有四層工夫：一是得箇入處，二是知個出處，三是得個用處，四是知個了處。者入、出、用、了四字，雖然是我發現的，卻都是公案本身的現成語，不是由教下蹈襲而來。同時本人由自己參禪經過，於此四處見地上，已有決定，毫無動搖；證量上也略有經驗，詳見本書第九章〈禪功證量〉中。然而在當時我卻不敢以之公諸世人；自來印度閉關，借到張相誠先生所藏之《景德傳燈錄》，座餘溫習，對一般狂妄之徒，又大生悲憫，思欲依此四層證量，寫一禪書以救濟之，乃禱之達摩及東土諸

祖，求其開許，光明中見有「馬祖心感」四字，即本書第一頁所題。因決意就每日下午五時以後，晚飯以前，約莫半小時，經過七年，寫成此書。

最初，就《傳燈錄》作一《公案普選錄》（一）。說也奇怪，有許多當被選的祖師，先日即在定中、光中或夢中現起。祖師大家都以能被選入為歡喜。客居此間，禪書無多，只選了六百多案。每案安上一名，如迦葉笑花，編上號碼；以後其他各錄，被引各案，但標號碼，不寫公案，省卻多少重複。

我因為要提倡出離，就專選一部《古德出離陳例錄》（二），及《古德警策語選》（三），者二錄便是本書第一章剩話先說之依據。

由前《普選錄》中，再依四層證量之標準，再寫《四層各案分類選錄》（四），者便是本書第二章至第五章，各章之第一節（本層開示及公案選）之依據。

我又就案名相同，而各祖答案互異其辭，所表證量，互異其層，乃別

編一《同案別層彙比錄》（五），者就是本書第二章至第五章，各章之第三或二節〈同案別層選〉之依據。

其後又就一案中能包含四層證量者，別編《一案多層彙錄》（六），此即本書第七章之依據。此章公案雖不多，由此證明不分層而分層，分層而不分層之理。

又就諸祖所論禪病者，編一《禪病語錄》（七），此即本書第八章之依據。由此禪病，可以反照證量之正面。

我既標榜證量，其在公案中仍然隱諱。但由四層分列，標明深淺，其中具體證量，依然不明，所以就諸祖脫死象徵有真憑實據者，別編一《脫死象徵彙錄》（八），者就是本書第九章第三節之依據。讀者看來，如今只是一書，回想所編經過，此一書實已包括如上所言八錄。

末了，我就依古人「平實商量」陳例，寫成最後第十章，都是我的重要經驗話，和痛切的勸告語。讀者可在看完此開場白後，先看第十章，可

得本書一大輪廓，了解四層證量之內容。然後再看第一章至第九章，方知所依四層標準，確中古人公案之肯綮。

我當在此開場白最後要聲明的呢，就是此例一開，日後必有人也依證量而分論公案。人之爲善，孰不如我，我當然是歡喜信受的；不過應當注意的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證量上的話，要是過來人，才可談到；本人雖未得大成就，對於證量，略有經歷。同時寫作之先，已取得馬祖許可。以後如有人另編，希望也取得此上兩個條件：一爲自己經歷，二爲祖師許可；如果此二條件不具，切不可孟浪爲之，致令後世把我罵作一箇始作俑者，便不敢當也。如或證量比古今人更深，而所提標準，又深得古人各案之意旨，本人惟有感激涕零，以奉讀之，以奉行之。

第一章 賸話先說

只爲汝未悟，從上祖師多出許多賸話，要知道者些賸語，并不能增加你甚麼；你果悟了，者些賸話，也不能減少你甚麼。你如果又未曾真參實悟，又嫌他老生常談，不肯切實捫心自問，那末便辜負祖師的一片婆心，要求悟也，驢年去！

第一節 痛念無常

黃檗曰：「莫容易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還替得生死麼？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健民曰：「於今一般狂禪和，只教你休息去，不管你知不知道真箇休息處。黃檗卻教人莫空過，要著力始得。究竟什麼時是你休息的？甚麼事是你著力的？我者書自頭至尾，把從上祖師指示的親耕田地，和盤托出。你讀完以後，才知道你自己究竟到了甚麼田地。於今且教你先行痛念

無常，下面所引都是者一類臆話。」

懷海曰：「努力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髮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悵惶，未有去處；到恁麼也如此時，整理腳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如心眼未開，惟緣諸境，不知自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罪業，悉現于前，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

智常曰：「今時之士，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你！」

玄沙曰：「忽然無常殺境到來，眼目講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龜脫筒相似，太苦！」又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的人，只大作羣隊，於他人世，者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知求衣爲食，恁麼爭行他王道！父母放汝出家，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辜負人好，長連床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埋將去，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腹裏，牽犁拽耙，銜鐵負鞍，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者個消息。」又曰：「汝諸人如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健民曰：「汝試自問是已得安樂的人？是未得安樂的人？口頭禪虛度一生，有甚用處？」

文偃曰：「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得好；若是得的人，他家依眾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大須仔細！」又曰：「直須看取！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足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等閑空過，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健民曰：「汝試自看，是得的人？是未得的人？汝如問如何便算得的人，我便知你的確是未得的人。既是得的人，還須問人嗎？大須自憐去。」

健民曰：「如今末法，一般冒充法師的居士，茶樓酒店，高談闊論，

口耳四寸，無非記得些公案爛熟；何不自猛省，究竟到了甚麼田地？逢著真參實悟的人，都成笑柄；自欺欺人，無常一到，更難受也！」

第二節 徹底出離

無始無終，本不相干，何時未曾離也？頭頭是道，萬法無咎，離個甚麼？取一物不得，捨一物不得。拙撰《反省錄·性戒篇》曰：「害其誰與乎？利其誰守乎？」若論祖意，說離也得，說不離也得；還有汝分別執持分位否？說離，汝便以為有可離處，有可就處，說不離，汝便以為即今便是，也要到者步田地始得。《禪海塔燈》裏全是無字經，無一點一勾，可與汝心上思念的，手上把持的；還須汝當人反照自己面目，腳跟落地始得。說離，不可萬里無寸草去；說不離，不可拖泥帶水去。汝且好生自看，莫在者裏東猜西摸。在甚麼田地，說甚麼話。下面摘錄些古人現成話，只為汝暫時還離不得也。與其為汝說不離，不如先為汝說離。要在汝當人把全書當做一個字看，把者一個字當做無字看；趙州一生看不盡的。莫做大

乘看，者裏全無一乘，何況大小也；莫作小乘看，下面都是禪家有名祖師的榜樣。於今一班狂禪和談到出離，便喝爲小乘；大似數典忘祖。

第一目 離俗

天然禪師本赴京去考功名，遇著一位禪師，便勸他說：「赴選官場，不如赴選佛場。」設使當日一落功名利祿中，大權大勢的場所，便是大罪大惡的根源，還有悟道分否？還有跨聖僧頭上分否？

龐蘊，男不婚，女不嫁，所有長物，都棄在衡河中。他豈是比我們貪圖衣食的人還愚癡嗎？

梅山法常逐鹽官之請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

龍山和尚，深居不出，亦無通路。被洞山見後，燒屋，更入深山而隱。詩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慧忠自受心印於六祖，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

利蹤住子湖四十五年不下山，詩云：「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粥飯氣力粗；無事上山走一轉，問汝時人會也無？」

從朗住婺州木陳，亦三十年不出雷池一步。詩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慧朗住潭州招提寺，三十年不出戶一步。

大同住投子山三十年。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學徒麇集。

南泉自搆禪齋於池陽，三十餘年不下。

景欽禪師曰：「我四十九年在者裏，尙有時走作！」

無業國師因唐穆宗強召，乃曰：「且前行；吾今別道去矣。」乃沐浴、剪髮，中夜跣趺而逝；竟以死拒召！

第二目 離欲

清護禪師一生不服絹帛，唯衣紙布。

居海禪師麻衣草屨。

智封十年木食澗飲。

慧滿志存儉約，唯蓄二針。冬則乞補，夏則捨之。常行乞食，住不信宿，到寺則破柴製屐，有時宿古墓中，一生心無怖，身無蝨，睡而不夢。

靈祐初赴瀉山，猿獠爲伍，橡栗充飢。

南嶽玄泰上座未嘗衣帛，人謂之大布衲。誓不立門徒，各方來參，以友誼交之。臨死無一人在，臨時呼一人爲之舉火，有偈曰：「不用剃頭，不用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

懷海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粗食接氣，補衣禦寒，足矣。」

無業國師曰：「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纖塵不去，未免輪回。思念不忘，盡須沈墜。只如野逸高士，尙不赴徵。且看大德，得意以後，茅茨石室，向折腳鐺子裏煮飯，吃過二、三十年；名位不干懷，財寶不

爲念。兄弟論實不論虛，只者口飯身衣，盡是欺聖罔賢求得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吃膿血，死後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蟲。如直下便休息去，頓息萬緣始得；否則不如依二教法修行，不妨卻得四果三賢。」先德云：「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酬宿債。」

健民曰：「如上不論已悟、未悟，在不得妙用前，談不上和光同塵。既得用時，早已非俗無欲；即彼妙用，也須離了，便許汝無功用運轉去。如今末世，多少口頭禪漢，虛度一生，十分可惜。記得我在民國丙子年，上峨眉山閉關，在金頂寺之腳庵萬行莊一宿。聞某老禪丈高談闊論，當時也只好隨聲讚歎。及出關下山，則彼已死矣。問死時象徵如何？那時果瑤法師尚在，據說叫天喊地，自白全無把握。果瑤法師只好勸他回向生西。我說：『當時法師何不把德山宣鑒臨終答僧問：「還有不病者無？」』曰：「阿爺！阿爺！」一案告他，使他在痛苦上參透過去；徒然教他回向生西，未免已離禪家作風。』果瑤法師說：『他平生功夫只在口頭，未曾心體

力行，臨終何能透得過？』嗚呼！一生口頭，如此了結，可不是自欺欺人？如今像者一位老禪丈的，大有人在。他們題到出離，便認爲小乘，不知禪門大德，都異口同聲，如上提倡。何不反躬自問，自己功夫到了甚麼田地，比較如上祖師何如？」

第三百 離他力

此事原來現成，誰不能給你，誰不能奪你；說個空手行拳，猶是外行話。總無肯路，總無你著力處。從上祖師，三藏十二部，未曾說著一字。禪家祖師東拈西頌，五家各標宗旨，連甚麼《六祖壇經》，五位君臣，〈十二時歌〉，〈牧牛圖〉，都不能添你點甚麼；何況我者裏東說西說，有個甚麼把柄，給你咬著？拙著《短笛集》詩曰：「有意傳君無法取，將心學我也難成；回頭總是君多事，撒手猶疑我薄情。」試看下面所選離他力公案，是高明祖師，誰肯遺害兒孫？是伶俐行者，誰肯築室道謀？

馬祖上堂。良久，百丈收卻面前席，馬祖下堂。如此作風，斯師也而

有斯徒也。多少護念！多少咐囑！盡在此不言中。然而不是離自力的他力，教汝向何處覓他力去？

宣鑒上堂，曰：「今夜不答話，問者三十棒。」新羅僧出拜，師乃打。曰：「未問何打？」曰：「汝上船來此時，便好與三十棒。」

貞邃曰：「隔山見資福利竿，便回去腳跟，也好與三十棒，況還過江來乎！」

元安曰：「若是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

玄安曰：「此一門超他毗盧莊嚴世界，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

惟儼因僧有疑，約上堂決之。時至，問：「請決者誰？」僧出，師下床，把卻，告大眾曰：「者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

僧問大顛曰：「其中人來如何？」曰：「早不其中。」曰：「其中者

如何？」曰：「不作箇問。」

定山曰：「生死中無佛，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不迷生死。」同問其師法常：「何說爲親？何說爲疏？」師約明日來。明日夾山獨來再問，法常曰：「問者不親，親者不問。」

善會曰：「勞持生死法，惟向佛邊求；目前迷正路，撥火覓浮漚。」普願曰：「只如大德吃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

楚南曰：「唯是著衣吃飯，不用讀經；豈不易耶！」

僧問智暉曰：「要路坦坦，如何履踐？」智曰：「我若指汝，東南西北去也。」

僧請慧恭指示，師曰：「指示即屈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

桂琛曰：「佛法不是隔日瘡。見我拈槌，便作意度；見我把帚，便各

管照。汝尋常打柴，何不自顧？」

天然參古寺，值粥次。行者盛與師，又自盛，卻不與天然；天然乃自盛。行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健按：「如此作風，始算男兒也。」

幼璋曰：「我曾參遍天下叢林，諸方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卻狂心，休從他覓。」

第四目 離言句

無論師方利他，資方自悟，都不肯設施許多言句；讀者豈可更在者《塔燈》裏，想記著些油腔滑調？挑糞入坑去，徒增臭氣。舊有一些經論文句，都要拋棄；如今換些《信心銘》、《壇經》、《燈錄》，都不免以暴易暴之譏；務必吞灰滌腸，飲水洗胃，打掃得乾乾淨淨，方有少份相應。

玄沙上堂，良久不語，眾皆退，乃訶曰：「總是一樣，無一個有智慧。但見我開者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語言意度是；我真實爲他，卻總不知

也。」

投子曰：「汝若問我，我便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也。不教汝垛根；終不說向上向下，不敢欺誑汝，無表無裏可得。」

文偃曰：「舉一則語，直下教汝承當，早已是撒尿著汝頭上。」

慶諸曰：「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即差，不分即坐落泥水。」

圓智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曰：「怎麼生？」師乃出去。雲居曰：「切忌道著一語最毒，一棒打殺龍蛇。」

僧請義存指示，義曰：「寧自碎身，不可瞎卻一僧眼。」

茱萸問行者：「曾看趙州否？」曰：「和尚敢道否？」茱曰：「非但茱萸一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茱曰：「者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生。」茱便打。曰：「醒後來爲汝。」

僧問禾山：「爲何不全道？」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曰：「爲知己喪身。」曰：「何故？」曰：「好心無好報。」

仲興隨道吾弔喪。問：「生耶、死耶？」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如何不道？」曰：「不道！不道！」曰：「如不道即打。」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仲乃打道吾。道吾令速去，免被人打。仲乃往石霜，請石道，石曰：「汝不見彼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忽大悟，設齋懺悔。

打地和尙凡遇人問便打地。有人先藏其棒而後問，乃唯張口而已耳。慧覺對僧問：「和尙何故似露柱？」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僧問志閑：「末後事如何？」曰：「忌丈六口頭。」

靈觀因僧問，出舌示之。僧拜，師問：「見箇甚麼道理？」曰：「謝和尙出舌相示。」師曰：「老漢近日舌上生瘡。」

曹山問靈觀：「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道，即別有也

。」曹山告洞山，洞山曰：「好箇話頭，如何不再問？」曹山再問，靈觀曰：「若言我不道，即啞卻我口；若言我已道，即謬卻我舌。」洞山深肯之。

僧問大同曰：「千里尋師；乞一接。」答曰：「老僧今日腰痛。」

菜頭請益於大同，師曰：「且去，明日無人時來。」明日再請；師曰：「近前來。」前已，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

李翱問崇信：「何謂般若？」崇曰：「我無般若。」翱曰：「幸遇和尚。」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僧問大同：「一塵合法界時如何？」曰：「早已數塵也。」

惟儼上堂聚眾。良久，復歸方丈，閉門。院主追問；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

法真上堂，作患風、歪口勢，曰：「還有人醫得否？」僧各供除風藥後，師自擱口令正，曰：「如許多時鼓兩片皮，無人醫得。」

延沼曰：「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

陳尊宿問僧曰：「瀏陽老宿，佛法大意如何？」曰：「遍地行無路。」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乃打，曰：「者念言語漢。」

良价爲雲巖設齋。僧問：「師初見南泉發跡，爲甚與雲巖設齋？」曰：「不重道德，不重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

僧問寶蓋山約禪師曰：「寶蓋高高挂，其中事如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答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倘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僧問玄沙：「學人如何道不得？」曰：「畱塞汝口，爭解道得？」

第五目 離知見解會

一般口頭禪漢，粗解義理，便東說西說，其實盡是些知解情見。經有

經師，論有論師，禪家工夫那在口頭？若論機鋒快捷，轉語奇妙，有工夫的吐露自然不同。然而末世沒有工夫的，卻正大在騙人，被識者看破，都是一場滲漏。換幾個禪家名詞，與一般經論有何差異？換湯不換藥而已。真是伶俐衲子，啐啄同時，要許多話語作麼？者個田地，連心都用不著，還有甚麼解會？解會且沒有，還能存知見麼？

玄沙曰：「沙門眼把定乾坤，函蓋世界，不漏絲毫，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

義忠曰：「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

禪宗西天廿五代祖師婆斯舍多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真實悟，無道亦無理。」

慧朗問馬祖：「何謂佛知見？」馬祖曰：「佛無知見。」

趙州逢婆子。問：「師住何處？」趙州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趙州歸問僧眾曰：「那箇西，是棲泊之棲，還是東西之西？」眾或答西

，或答棲，趙州曰：「汝等只能作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甚麼道？」曰：「爲汝等總識字。」

桂琛問文益何往，曰：「行腳去。」曰：「行腳事作麼生？」曰：「不知。」桂曰：「不知最親切。」文益乃大悟。

僧問僧密曰：「『無何聞者真聽經』如何？」曰：「要會麼？」曰：「要會。」曰：「未解聽經。」

僧問師護曰：「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師未入前，我已指示了也。」曰：「如何領會？」曰：「不要領會。」

高亭有僧自夾山來頂禮，被打，再禮乃回。夾山曰：「汝會麼？」曰：「不會。」曰：「賴汝不會，會即夾山口啞。」

滄山僧赴行者甘贄家化緣，甘問：「滄山舉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不供，而曰：「且歸滄山好。」健代僧

曰：「有時挂起拂子，汝又作麼生會？」

璘和尚詩曰：「天地指前徑，時人莫強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紹修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諸佛法，諸佛不會。諸佛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諸佛。」此兩語一理二義。

第六目 離戒定慧修持

禪門單刀直入，不走彎路，不建立任何一路，全無行路，全無肯路。不去而到；到家、在途都是話分兩頭。者裏面無一物可捨，無一物可取。善惡、是非、情見，都不是禪門中事。三乘教法，特別人天基礎，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是天經地義，然與禪家全沒交涉。既是善惡都不思量，便不須別立戒條，而自然合乎戒條；不須別立定功，而自然具有定功；不須別領慧旨，而自然具有妙慧。本具故，現成故，離功用故，任運故；稍著一分力，便千里萬里去也。有甚麼給你修？那一處不可行？故三祖曰：「大道無難，唯嫌揀擇。」

達摩祖師示楊銜之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

六祖傳惠明曰：「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

本淨禪師曰：「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

慧忠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

法常曰：「心但不附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

破庵墮曰：「善惡如浮雲，諸無起滅處。」

懷海曰：「不畏地獄苦，不愛天堂樂。」

石頭爲天然剃度已，初說戒次，天然掩耳而去。

馬祖習定次，南嶽讓磨石爲鏡。馬曰：「磨石何能爲鏡？」讓曰：「汝習定何能成道？」曰：「如何？」曰：「車不行；打牛則是？打車則是？」曰：「打牛。」

義玄（即臨濟）睡次，黃檗敲床三下；開目，見是黃，復睡；黃乃於席上敲三下。往見首座，正在習定；曰：「下間後生卻坐禪；汝者裏妄想

作麼？」

圓智問雲巖曰：「菩提以何爲座？」雲曰：「以無爲爲座。」雲以問滄山，滄山曰：「以空爲座。」滄山復反問圓智。圓智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健代曰：「不可作兩人也。」

石頭曰：「吾法門先佛所傳，不論禪定精進。」

大顛曰：「除卻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嘿，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健曰：「你若是工夫到家，即此妄運想念，也不待除卻他，自然現量去也。」

良价曰：「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

法常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

道膺曰：「第一莫將來，將來都不似。」

智禪曰：「能所俱絕，名爲見性。」

惟寬曰：「本來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淨與垢，一切勿起念。」

天然曰：「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

靈佑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話。」又曰：「不道別有法，教渠趨向也。」

明禪師曰：「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壞不礙，是出三界。」

慧忠曰：「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

僧問雲居輕賤章句。對曰：「動即應墮惡道，靜即被人輕賤。」

僧問本寂：「如何保任？」答曰：「如經蠱毒之水，不得霑著一滴。」

僧問月輪：「如何見本來面目？」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

西天二十六祖不如密多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

僧問元安曰：「供百千佛，不如供一無修者；未審佛有何過？」元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僧問惟儼：「如何是戒定慧？」對曰：「我者裏無此閑家具。」

第七目 離境身意識心

懷海曰：「汝等當先放棄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

慧忠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看淨境！」

慧南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是從汝一念所生。」

僧問惟儼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良久，乃曰：「吾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好些；若便入思量，卻成吾罪過。」

道虔曰：「若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也未有休歇分。」

桂琛曰：「佛法莫向意根下皮袋裏作測度。汝向何處下口？還有一法

近得汝麼？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麼？異得汝麼？汝爲甚麼卻自艱難去！」

道膺曰：「學佛邊事是錯用心；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

僧問道膺曰：「如何是沙門所重？」曰：「心識不到處。」

景岑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僧問水陸曰：「如何用心？」水答曰：「用心即錯。」

文偃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想，何劫悟！」

石頭上堂曰：「性非垢淨，湛然圓明，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

健民曰：「身境有淺深，意識有粗細，只爲汝步步執，所以道著著離。此上唯就大部份悟前粗分者說；以後四層，步步離卻，始得乾淨。」

第二章 塔燈初層——入處

上文根本出離處，以後本章入處，次章出處，又次用處，最後了處，都無一處，也都無異處。爲著汝見解與行履，未及一口吞盡；同時足跟點地的人，也不肯囫圇吞棗，僮侗了事，所以也不妨作如是話語。汝若是念言語漢，就請放下，免得著者多一番罪過。汝若是過來人，這裏都是和你攜手同行的過程，句句都是契心契機的話，也句句都是多餘的費話——或廢話。

有一等人是本書所喝斥的，便是末世專逞兩片皮的口頭禪漢。他公案記得很熟，說來都頭頭是道，卻未曾足踏實地的行過。數千年、數千案、東說西說，究竟是甚麼一個田地？是甚麼一個境界？是甚麼樣的深？是甚麼樣的淺？爲甚麼一個公案有許多不同的答案？你敢說那一個答案是對的，那一個是錯的？憑他文字話頭斷定，你便十萬八千里去；憑他行履證量斷定，你又不是過來人，焉能知道？你既不知道，就不應胡說亂說。我者

裏也不教你有個墨守成規的疆界，也不容你漫無深淺的渾無疆界。從本章入處乃至了處，道是有個次第，卻不給你一個可執的繩墨；道是無一定次第，卻能指示你深淺。你若回頭，不再像從前胡說亂說，你應該好生慚愧，摸著心頭，反省一番，自己已到甚麼田地？切不可憑此兩片皮去欺騙他人，徒然辜負己靈也。

第一節 本層（入處）開示及公案選

僧問省念：「如何得入？」答曰：「雖聞曾師投歸款，未見牽羊納壁來。」健曰：「汝諸讀者試想：者個入處，還消你帶一點東西麼？莫污穢他好。」趙州聞沙彌喝參，乃向侍者曰：「教伊去。」沙彌便珍重去。趙州云：「沙彌得入；侍者在門外。」

大顛問石頭：「古人道有、道無，如是二謗，請師除卻。」石頭曰：「一物也無，除個甚麼？請汝拚卻咽喉唇舌道來！」大顛曰：「無這個。」師曰：「如此，汝得入門。」健曰：「從上祖師有那一箇許你將一物作

可入之門？」

僧問正因：「如何無事？」義端曰：「直似虛空，方有少份相應，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

正原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渡者要須船。」健曰：「虛空粉碎，是次章出處的境界，者裏還談不上。工夫不可自欺，見地許你高過於師，行履卻不可不步步踏實，腳跟點地始得。執著漢最初要貴他的見地明白，掠虛漢就不可專貴見地了；在甚麼地位，說甚麼話。」

西天七祖婆須蜜曰：「心等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健曰：「虛空似乎是個入處，然而你若於萬法外別立一個虛空，去懸想一個入處，暗裏把持，正是自弄識神；若入禪門，卻驢年去也。當知者箇入處，不是有個別的場所，不是有條門，不是要移步踏進，不是在你的前途，也不是一個回頭岸。對未曾入的人，始終是說不清。若汝真

是已得入處，也不用別說。要在矢心從第一章出離，毫不依倚一物。未入以前，帶著者個出離心，參訪善知識；一日遇著與汝有緣的上師，一經相投，忽然使得個入處。那時汝自然知道，者是一個最平實的消息，我者裏透露給汝了。」

八祖佛陀難提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健曰：「達真如理是一事；得箇入處又是一事；不可以爲見了便到了。」

十七祖僧伽難提問其弟子，曰：「鈴鳴？風鳴？」曰：「非鈴、非風，我心鳴。」問「心復誰乎？」曰：「俱靜寂故。」健曰：「從上祖師有幾箇，將箇有心以爲入路？讀者自付看。」

達摩祖師開示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健曰：「此也不得已之最初方便。既是心如牆壁，將誰作能入心？誰作所入道？參！」

二祖見達摩，謂：「心不寧，乞師安。」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竟。」

六祖問南嶽讓禪師曰：「甚麼物恁麼（恁麼意謂如此）來？」曰：「說似一物則不中。」健曰：「莫要中麼？求箇入路，驢年去（意謂無此時會也）。他有甚麼中與不中？孟子曰：『求其放心』，我者裏曰：『放其求心』，他自知中；要求他中，便十萬八千里也。」

普願送黃檗，指其笠曰：「長老身大，笠則太小生（生即古人語助詞）！」黃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者裏許。」普願曰：「王老師（其本人俗稱）何在？」檗便戴笠而去。健曰：「者時黃檗只在一層入處，所謂總在者裏許；普願卻有意指點他出去。讀者再看第三章出處便知。」

普化嘗於闐闐振鐸，自言：「覓個去處不得。」道吾把住曰：「汝擬去何處？」普曰：「汝從何處來？」道吾無對，師掣手便去。

陳尊宿曰：「汝等諸人須得箇入路，入已莫辜負老僧。」時有僧出禮

曰：「某甲終不敢辜負師。」曰：「早已辜負了也！」健曰：「若道有箇入路，早已辜負了也。須知所謂入處，只因爲你以前站在門外，東遊西蕩。若是真個入了，那裏有甚麼門內、門外？你若是以爲你已經入了，眼見人家在你的門外，那便是未入，那便是辜負。」

僧問貞邃曰：「最初一句如何？」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也在此。」

僧已到山下，問天然曰：「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天然指山曰：「青黯黯處。」僧曰：「莫只者箇便是？」天然曰：「真獅子兒，一撥便轉。」

僧問惟儼曰：「如何是戒、定、慧？」惟曰：「貧道者裏無此閑家具。直須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健曰：「即此高高山頂坐，我也認爲在本層中暫許如是；若是到了二層嗎，也不免爲閨閣中物了。」

僧問大同曰：「和尚之師是誰？」大同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健曰：「只者迎之、隨之，大似墮入弟子數中。若是真個獅子兒，一入便不消再迎、再隨，才算真不辜負也。」

居遁問洞山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甚麼處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還許立也無？」曰：「直須恁麼去。」健曰：「者在本層入處暫許如是。若論瑯琊五病，不可萬里無寸草去，乃是三層用處的田地。未到這田地的人，先須萬里無寸草去始得。所以悟道無階次，行證有深淺，一點不許冒濫也。」

雪峯指一片地示文沙曰：「好造無縫塔。」文沙曰：「高多少？」雪顧視上下。文沙曰：「人天福報，不如和尚；若是靈山授記，大遠在！」健代曰：「若論多少，便有縫也。」此事只汝行人虛想一塔，無頂無底，

隨時顧視，便以爲是；大錯！大錯！此事那在心目中建立起來？擬入的人，大須猛省！

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寬一丈，古鏡寬一丈。」玄沙指火爐曰：「此物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玄曰：「老和尚足跟未點地在。」健曰：「自懸一面古鏡，東照西照，正如前案虛想一座無縫塔一樣，便是大錯。更談不上足跟點地，早已是弄精魂漢也。玄沙一語罵盡禪海中一班具福報，而未全悟透之虛名漢也。不止雪峯當時一人，很多不負盛名，而具實德的人，卻都被德山、臨濟大聲譽下埋沒了。然而具眼人還是知道的。後世參訪的行人，切不可專步虛聲，要切身和一班真修實悟的人去求開示，始得碰著一個、半個。」

可觀問一僧曰：「覲面事如何？」僧曰：「請師鑒。」曰：「恁麼還當麼？」僧曰：「故爲不可。」可觀曰：「別是一著。」健曰：「徒然知『故爲不可』，依然有鑒、有當，不得謂入處。『別是一著』離能鑒、所

當，方有少份相應也。」

僧問蘊禪師曰：「不過的事？」蘊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

「

僧問澄和尚曰：「下堂一句如何？」澄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健曰：「真是得箇入處，還有甚麼與之對待？還能分箇甚麼是入處，甚麼是未入處呢？」

僧問永明曰：「如何是此經？」永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

「曰：「如何受持？」永曰：「須用眼聽。」健曰：「古德雖常有剔起眉毛等字樣，切不可作照見會。如本案所謂眼聽，也不可作照見會。此事終不許有絲毫著力處。我的一位老友，他常用照字工夫，不得入處。自從我要他放下，不要再照，他卻忽然入了。我在西康遇著一位紅教喇嘛，他也常用照見工夫，弄得滿眼通紅，無藥可醫。我要他放下，不要照，他的眼病便癒了。初修似乎總要想把者個照定了，方有把柄，其實照定了的那箇

，卻不是圓明的，是有對待的。所以古德常要你看後面的是甚麼？試問你死死向前面照見，後面又如何照呢？古德因為你尋聲步影用耳聽，所以教你用眼聽。你若是又用眼聽，死死執持，又要你放下。者事如同以玉箸挑嫩豆花，不著力反易於挑起來，一著力，豆花便碎了，終挑不起來。」

大慧杲曰：「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意識諸取，虛偽不實妄想，亦如虛空。當知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伶俐無處安著；者個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的時節。」又曰：「分別不生，虛明自照。」

僧璨曰：「得失是非，一時放卻。」又曰：「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又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健曰：「者些言句，雖說是賸話，卻能指示個相似的入處。你若是入了，才說是賸話。」

荷澤曰：「無念無思。」又曰：「心本無作，道常無念。」

寶誌曰：「煩惱因心故有，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

須臾。」

僧問六祖曰：「法眼授與何人？」祖答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

」健曰：「如上所引諸祖言句，無心二字，似乎是個入處，然而你若執著此無心，便又不得入也。試問起心動念，活潑潑的不是禪，你者無心如木石一樣死的倒是禪嗎？然而工夫深淺有別。古人又忌坐在無事甲裏，又忌坐在死水裏，又說要大死一回方得；叫後人何所適從？當知你若是未曾大死一回，你得先行大死一回，不怕不得活轉來。你若口頭上活得，心地上卻死不得，或心地上死得，在機用上活不得，都不是真正祖意。所以古人道：『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是真好手，死活是同時并存的。如果不然嗎？我教你先行大死一回，以後再活好了。」

馬祖道一曰：「平常心是道。無有造作、是非、取捨、斷常、聖凡。

關南長老（獲珠吟）曰：「但能萬法不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大珠曰：「莫尋思，莫求覓；常自現前，無可考慮；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

趙州曰：「且甚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坐看三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健曰：「趙州如此老婆心切，爲後人保證。於今大都辜負他，在口脣上用功，不肯切實自看，更不肯相續三十年看下去，所以口頭禪多，真參實悟者少。」

師備曰：「滿目覷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卻凡聖，三界無一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又曰：「仔細尋思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

外道問文佛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拜謝得入。阿難問：「彼如何得入？」佛曰：「如世良馬，見鞭影便行。」健曰：「世尊這個良久，從上祖師都肯如此運用；有許多人在良久中便得入，有許多還是當面錯過。不可把『良久』二字當作一個時間名詞想，不可把良

久當作當時一種特殊態度有所暗示想，當知在那良久中，既無能示，也無所示，也非無所示；要當下契合，得個入處始得。」

僧問智常曰：「如何得入？」智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智力如何？」智常乃敲鼎三下，曰：「還聞否？」曰：「聞。」曰：「我何不聞？」僧無語，智打之。健曰：「從聲得個入處者，古例很多。然而者聲也不是個入處。譬如門不是室，智常所謂不聞，如入室看，不復顧門也。」

本淨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反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健曰：「觀心不生是得個入處的方法，如同參話頭一樣。然而非綿密觀透，弄得進退都不得時，終不會入。能死心觀去，寢饋不忘，直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方能忽然碰箇消息。悠悠忽忽的觀心，縱令觀十年、二十年是無用處的。」

魚軍容問慧忠曰：「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師喚童子來，摩頂曰

：「惺惺直然，歷歷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以後莫被人謾。」健曰：「先當知者箇惺惺的者段話，是入了以後的保任方法。」

通常曰：「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他，何況言句乎？」

靈巖頌石鞏接三平曰：「解擘當胸箭，因何只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者案與婆子請轉藏經案對看，便知入處。如果只一半，便不是個真入處。如同只照看前面的人，忘卻後面一半，只爲自己作障，站在中央，想得個入處，驢年去。

守安詩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端緣無事可思量。」健曰：「息心除妄，不是勉強可行的。見地上確然知道者箇本來無事的，看得透徹，思量、不思量，轉沒交涉。普通習止的人，就教人先除妄想。者裏已入的人，妄想、不妄想都不相干。然而汝若未曾入嗎，能除妄想，也是好事。妄想多的人，自然比較不易入；者卻不是

說除了便得入。」

玄沙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如彼日光，世間所作經營養身活命，莫非承他日光。日體還有多般麼？還有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還有凡聖分別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去也。」

雲門文偃曰：「只如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汝。』夾山曰：『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普樂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獅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歲深，自有箇入路。若是有箇入路，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健曰：「讀者且莫誤會，以爲者箇翻覆思量，便是箇入路。且看文偃又說：『更有一般人，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目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便謂得箇入路；夢見麼，只是箇掠虛漢。』」

寂照曰：「若從文殊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從觀音

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蟋蟀，助汝發機。從普賢入者，不動步而到。」健曰：「者些發機勝緣，不是讀者可追求的。著力的處，不是所入；不著力的處，倒是能入。這能入與所入，務必一致，才是真入了。」

明真詩曰：「盲聾啞是仙陀，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健曰：「者首詩就是我上面批評照見工夫的註腳。玄沙曰：『盲聾啞三種人來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於今一般狂禪和，口若懸河，全無半點實德。者三種人來，聾的不聽你的口頭禪，盲的不見你的拂子或舉或挂，啞的不能答話，你怎生辨他已悟未悟？徒然讀熟些公案，學得些手勢，有何伎倆教人入去？大好自己真參實悟去，不怕無人接也。」

本層最後入案者，義存問慧全曰：「汝得入處作麼生？」慧曰：「共和尚商量了。」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曰：「汝得入處後，又作麼生？」慧無對，師打之。健代曰：「正好從此出去。」

讀者且莫思量人家的入處。讀完本層入處者一段以後，且莫往下章讀，也莫再往上面讀，也不須你起身動步，也不須你揚眉瞬目，就這樣現成本地放下；這箇無始無終，不分聖凡，早已不會出過的，要個甚麼入處？

第二節 本層（入處）悟道因緣例選

香巖依瀉山，問：「未出胞胎前本分事」，香遍翻禪案諸方語句不能對，乃焚之而去。一日、山中以瓦礫擊竹作聲，失笑間，忽然省悟。詩曰：「一擊忘所知，更不信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健曰：「看他一擊忘所知，便知并非因聲得悟，而是忘知得悟。此所謂忘知，并非口頭筆下，而是確確實實地忘知，汝欲得忘知去，包許你得箇入處。」

志勤見桃花而悟，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於今更不疑。」健曰：「無情說法，豈只桃花？看下去！